南疆逸史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一

馬乾　李乾德

樊一蘅　詹天顏

范文光

馬乾號槃山昆明人崇禎癸酉舉於鄉爲四川廣安州知州廉平擢卓異巡撫邵捷春令攝夔州府事獻忠入蜀攻圍三十餘日乾固守不下督師楊嗣昌遣兵援之圍始解擢川東兵備僉事駐遂州乾有謀略知兵敢任事陳士奇之罷巡撫也蜀人仕於朝者請用乾而廷議用龍文光明年八月成都

陷文光死士民乃共推乾行巡撫事遣兵復重慶府擊走賊將劉廷舉南都因加乾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大學士王應熊時里居勿善也及受命督師乃劾奏乾淫掠不法詔奪職逮訊而道路梗塞使命不至乾行事如故乾在重慶移檄討賊劉廷舉既敗歸賊遣劉文秀率衆數萬來攻乾登陴守禦副將曾英聞重慶急與參政劉麟長自遵義赴援先遣部將于大海李占春張天相等分水陸進兵而己率精兵間道襲破賊營取其旗幟還與大海等夾擊賊大敗脫走者不能十一乾因留英同守重慶久之

大兵入川獻忠伏誅其黨孫可望等率衆南奔

大兵追之至重慶乾出戰兵敗而死

李乾德字雨然蜀南充人崇禎辛未進士歷官湖南巡撫時武昌已陷乾德駐岳州十六年八月張獻忠來犯乾德偽約降賊前鋒入盡殲之賊怒悉衆來攻乾德力不支走長沙無何湖南地盡失退屯黔之黎州以圖興復宏光時改命何騰蛟撫湖南而乾德亦以失地降為事官赴督師王應熊軍前自効會袁韜武大定自順慶敗而南乾德承制撫之是時永曆帝立於粵中擢乾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川南乾德入蜀其鄉邑已陷家亦被難睹各郡城郭荒殘慨然流涕察諸將惟韜勇悍可用說之以就功名韜亦傾心相附乃率之攻佛圖關拒重慶其後諸將大會韜自恃兵强欲踞諸軍上李占春宿將恥為之下因並憾乾德也謀夜襲取之

乾德素善占驗夜覘乾象語韜曰且有急兵韜因設備而乾德走匿山谷間古春來襲不能克取乾德拏而去次日復還之由是諸將益猜嫌治兵相攻乾德不能禁也久之重慶食盡乃遣人說嘉定楊展與袁武合展與乾德俱蜀人又樂有袁武之助大喜約為兄弟居之犍為資給之乾德屢諷展經營川北展不聽乾德怒令韜殺展而并其衆蜀人俱不直乾德朝廷亦下詔切責之乾德望益輕

欒一衡字君帶宜賓人萬曆己未進士崇禎中以稽勳郎中出為陝西右參議飭榆林兵備時比歲荒旱饑民相挻為流一衡撫剿殘詰奸宄脩戎備甚著勞績遷撫吳姓總督洪承疇先後薦其才累遷監軍副使進按察使監軍如故一衡在

行間最久督撫屢上其功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撫定叛卒而南京言官劾其冒濫遂罷歸其後廷臣交薦乃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川陝軍務命未達而北都陷福王即位重申前命將張獻忠已陷成都據有全蜀惟遵義尚全一衛避難其地督師大學士王應熊亦駐節焉一衛既拜命檄諸郡舊將期以冬杪會師會巡撫馬乾恢復重慶松潘副將朱化龍與同知詹天顏擊走賊將王運行恢復龍安及茂州官軍氣稍振十二月一衛赴永寧起舊部甘良臣為總統副以侯天錫屠龍而是時參將楊展遊擊馬應試余朝宗亦率潰卒至合之得三萬人先圖敘州敘州一衛鄉郡也明年乙酉宏光改元三月師至城下應試朝宗先登大軍繼之

斬獻數千級爲都督張化龍僅以身免遂復其城一𢖍乃請江上犒師副將曾英之破劉文秀也威名大振一時鋒起之將咸屬焉兵至二十餘萬楊展等既復敘州賊將馮雙禮來寇每戰輒敗已而孫可望以大衆援之與一𢖍等隔江而陣相持一月糧盡乃退屯古藺州展亦退歸江津賊發衆數萬邀朱化龍及威茂僉事蔡肱明于羊子嶺化龍逆賊陣未定處以番騎數百衝之賊見即驚潰死者山谷爲滿化龍以孤軍不敢窮追乃還守舊地九月官軍敗賊於麞泥又敗之於洮水軍聲甚振一𢖍乃命楊展馬應試由敘南取嘉定邛眉故總兵官賈登聯及其中軍楊維棟由富順逵資簡侯天錫高明佐復瀘州李占春于大海守忠信而其他各拒城邑奉

檄聽調者洪雅則有曹勛及監軍副使范文光松茂則有監軍僉事詹天顏夔萬則有譚宏譚詣一衛乃移駐納溪居中調度督師王應熊亦視師江上一衛與會於瀘州檄諸路刻期齊進獻忠頗懼屠其境內民無孑遺盡埋金銀江中大焚宮室火連月不滅將棄成都走川北明年春楊展盡取上川南地屯兵嘉定與曹勛等聯絡相應而督師及王祥在遵義馬乾及曾英重慶皆有重兵遙為聲援賊勢日蹙惟寶甯順慶二府尚為賊將劉進忠所守而進忠又數敗獻忠怒遣可望劉文秀王尚禮狄三品王復臣等率兵攻川南郡縣應熊一衛令諸將連營犍為敘州諸處以禦之賊連戰不利五月曾英王祥以賊大衆在外發兵直趨成都獻忠知之立召可

望等還又間
大清兵入蜀境劉進忠降大懼謀親禦之九月遂棄成都走
順慶尋入西充之鳳凰山列營自固至十一月
大清兵掩至射殺獻忠賊衆歸降及敗死者二三十萬人而
可望等率殘卒南奔驟至重慶曾英出不意戰敗死於江賊
遂陷綦江應熊避之畢節衛明年丁亥正月賊陷遵義入貴
州
大清兵追至重慶趣撫馬乾敗死遂入遵義以餉乏旋師保
[闕]二郡復為王祥袁韜等所拒於是一衛再移駐江上弔死
郵傷命分屯招聚為收復全蜀計乃列上善後事宜及諸將
功狀詔拜一衛戶兵二部尚書加太子太傅王祥楊展侯天

錫等進爵有差時應熊已卒於懷仁而宗室朱容藩故偏沅巡撫李乾德並以總制至楊喬然江爾文又以巡撫至諸人各自署置官多於民一衛深疾之抗疏極論其害不報當是時城郭邱墟人民已盡而諸文武猶貪富貴各擁甲兵割土地互相雄長於是袁韜拒重慶于大海拒雲陽李占春拒涪州譚詣拒巫譚文據萬縣譚宏拒天字城侯天錫據永寧馬應試據盧衛王祥據遵義楊展據嘉定朱化龍曹勳據故地搖黃諸家據夔州夾江兩岸而李自成餘孽李赤心等十三家亦在建始等縣一衛無所施節制但保敘州一郡而已明年七月李乾德殺楊展一衛怒移書誚讓乾德諸鎮亦憤疑有離心時喬然已進為總督又以詹天顏巡撫川北范文光

巡撫川南然徒擁虚位不能有所為也天顏龍巖人起家選貢生文光内江人天啟初舉於鄉崇禎中歷官工部主事南京户部員外郎告歸張獻忠亂蜀范文光偕邛州舉人劉道貞盧山舉人程翔鳳雅州諸生傅元脩洪其仁等舉義兵奉鎮國將軍朱平槻為蜀王以參將曹勳為總兵統諸將而文光以副使監軍勳敗賊於龍鶴山明年率參將黎神武攻雅州不克會偽監司郝孟旋守綿州謀反正文光遣間使招之孟旋遂襲殺守雅州之賊以城來歸文光等入居之永曆二年與天顏並受巡撫之命時政令不一他將亦不受約束及楊展之死文光遂入山不視事明年九月白文選破王祥遵義重慶皆歸可望一衛勢益孤又明年八月劉文秀敗武大

定兵長驅入嘉定袁韜降乾德與其弟御史升德赴水死文
秀兵東下三譚俱降占春大海降於
清又明年三月
大兵南征天顏兵敗被執不屈見殺文光聞之賦詩一章仰
藥死一衡時已謝事山居至九月遘疾而死向時文武大將
吏至是盡亡
逸史曰嗚呼甲申以後蜀中之災害詎不酷哉蓋開闢以來
未有之劫也始於獻忠之虐赤地如洗其未盡兵寇者荒疫
復助其焰至于遺之民乃有虎狼狂噬雖重關崇閣不得免
焉連村曼落食盡乃已如是者十年而後息其後白頭老嫗
年在耋耄者尚能生子野穀旅生枯荄復茂

大兵旣入之後民始有種焉其剝盡而復乎嗚呼天何所怒於蜀民而假手以降殃如是也蜀天府之國錦綺奇貨甲天下繁富與金陵吳會相埒詎驕淫富溢久則必變固天道歟然其間豈無積善餘慶之家廉潔貞信之士而玉石俱焚則又何也嗚呼天降喪亂而馬乾諸君欲以赤手拖其屛障宜其難矣

南疆逸史卷二十六

南疆逸史卷二十七

烏程温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三

郭承份　張孝起

米壽圖　朱壽琳

羅國瓛　高勣

鄔昌期　李如月

王應龍　任國璽

郭承份字懋豪晉江人崇禎癸未進士授淮安府推官南渡徵爲御史隆武命巡撫貴州蜀寇之潰入黔也承份與定番侯皮熊總制范鑛協力勦撫士民感德粵中建國別遣御史

巡方而擢承份右僉都御史巡撫黔南依皮熊以居孫可望既奉正朔使李定國會諸鎮盟於龍里承份與范鑛往涖之將永曆三年也其冬可望敗盟由滇黔赴皮熊不能禦走清浪衛白文選追執之並執承份是時可望勢盛諸吏於滇黔者皆受偽職獨承份不屈既見可望數之曰口血未乾而遽逞兵汝謂天朝無人欲行莽操之奸乎可望館之餓九日不死使人謂之曰强飯自愛共獎王室無他慮也承份瞪目曰司馬昭之心路人知之而欺我乎復餓五日然後死矣

張孝起字將子吳江人舉於鄉為廉州府推官隆武二年清兵至避之海濱尋舉兵謀恢復戰敗被擒妻妾俱投海死孝起見羈數月會李成棟歸國乃達行在授吏科給事中孝

起清真介直不畏强禦永曆四年從駕幸梧州與廷臣共排去五虎劉湘客鄭國公高必正鄉人也忌孝起習之於朝又使虎黨廖應亨劾孝起擅執朝政驅除異己時諭德唐誠方居憂亦闌入奏辨孝起叱之曰誠服未終何故擅入今豈起復官員日耶誠怵然而退誠亦虎黨也由是諸臣計必出之於外而上方向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高雷廉瓊四府破入龍門島復被執七日不食死之

米壽圖宛平人崇禎中由舉授新鄉知縣破斬土賊千二百餘級以治行高授南京御史劾罷監軍張若麒及大學士謝陞而福王立馬士英起用阮大鋮壽圖抗疏論之乃命出按四川吏部簡堪任監司令守者從之西行時川地半為張獻

忠層裂列城殘破荆襄塞道壽圖至則與督師王應熊總督樊一衡等激勸諸將招集流亡川南郡縣漸次收復閣中頒詔主事徐州彥自川歸陳諸臣勞勣狀明年擢壽圖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永曆元年正月孫可望陷貴陽壽圖走沅州其冬沅州陷死之

朱壽琳魯府宗室也家袞州崇禎中為雲南通判有聲績隆武命以右僉都御史募兵勤王偵沙定洲亂兵不能集及孫可望等入寇壽琳知不免張麾蓋往見之行三揖禮曰謝將軍不殺不掠之恩可望脅之降不從繫於他所使人諷以官終不從從容題詩於壁或以詩獻可望遂遇害

羅國瓛嘉定州人崇禎癸未進士歷官御史巡按雲南沙定

洲之亂國職無所繼行法自如後接部曲靖可望兵驟至被執不屈揭至昆明自焚死

高勳字元功紹興人永曆中歷官光祿少卿晉王李定國既奉上至雲南馬吉翔復諛附之與內侍龐天壽用事如故定國與蜀王劉文秀時詣二人家勳與御史鄔昌期患之合疏言二王功高望重不當往來權佞之門恐滋奸弊蹈秦王故轍疏上二王遂不入朝吉翔激帝怒令除名廷杖金新維謂定國曰勳等誠有罪但不可使殿下有殺諫臣名乃入救得免孫可望既敗定國以為無他患武備盡弛勳與部郎金蔚進諫曰今內難雖除外憂方大伺我者方頓兵以待兩虎之變而剸之刃而我酣歌漏舟之中熟寢積薪之上一旦疆場

不虞何以先後耶二王老於兵事何泄泄如此定國不悅陳
懟帝前帝亦佯怒將杖二臣以解之朝士以為無罪執不可
未決而三路失陷之報至定國始逡巡引謝爵字萬藏勳鄉
人也後駕入緬甸二人扈行並死於難
李如月東莞人官御史上在安龍李定國破廣西獲叛將陳
邦傳父子送孫可望誅之而去其皮傳尸行在如月劾可望
不請旨而擅殺請加邦傳惡謚帝知可望必怒留其疏召諭
曰謚本褒忠無加叛臣惡謚理小臣妄言亂制杖四十除名
將以解可望意而可望聞之果大怒遣人來殺如月令亦去
皮如邦傳使至執如月至朝門外抑使跪如月罵曰我朝廷
執法官豈跪賊耶向闕叩頭大呼太祖高皇帝其人不顧剔

其皮實以草懸之通衢後可望使者過之索忽斷墮其馬上人馬驚奔得疾而死

王應龍膚施人也善製弓從張獻忠軍中目不識字而戇直勤樸獻忠甚愛之獻忠死從孫可望入雲南用為工部尚書可望敗走歸行在仍其官駕自昆明西幸應龍偕子扈從不及追至永昌而駕又復西應龍老不能馳驅謂其子曰我本微賤因緣世亂得竊祿食主上不加誅而位我尚書恩寵極矣既不能匡扶社稷今者鑾輿播遷又不能奔衛前驅計惟一死報國耳遂自縊死子泣曰父殉君子不可殉父乎亦縊死

任國璽官行人永曆十三年駕將出奔國璽獨請死守章下

廷議李定國等言行人議是但我自立國以來遇難則徙故
雖危急頻仍猶延至今若僅守死一跌不復悔不可追不如
暫且移蹕再圖恢復乃扈駕入緬甸緬俗以中秋日大會群
蠻召黔國公沐天波往令諸酋椎髻跣足用臣禮見沐天波
不得已從之歸而泣告曰我所以屈辱者懼驚憂至尊且國
璽與禮部右侍郎楊在抗疏劾之時龐天壽已死李國泰代
掌司禮監吉翔復與相比國璽集宋末大臣賢奸事為書以
進吉翔大恨帝覽止一日國泰即藏之國璽尋進御史時吉
翔每入宮必移時出人問之則曰日講耳國璽上言往歲請
開經筵期年不行今日勢如累卵不思出險之策尚為此不
急之務吉翔令獻出險策國璽曰能主入緬能主出時事至

此猶抑人言耶吉翔卒不悛以致晛水之禍國璽赤死焉帝左右無人國遂以亡

逸史曰甚哉勝國之德之入人深也自燕山而金陵而閩而海上而粤君之亡者五見而皆有忠義之士與之偕盡非其深仁厚澤陶淑者遠哉甚至梟獍革心變爲鸞鳳吾於是知正氣之流行於天下也而助叛濟逆者往往在科甲之士乃沾沾者猶持資格之說以鈐制天下盡取學士之順逆論其本末哉

南疆逸史卷二十七

南疆逸史卷二十八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四

熊開元　章正宸

李清　李模

喬可聘　金堡

熊開元字玄年嘉魚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朝以給事中謫行人司副劾首輔周延儒得罪與給事中姜埰同下詔獄所謂熊姜之獄者也奉遣戍杭州事具明史宏光立起吏科給事中丁內外艱不赴閩中建國以工科召疏請終喪連擢太常少卿僉都御史再疏辭詔報曰天地生才只有此數遇者

老臣凋喪宗周彪佳石麒等既皆捐軀鄭三俊禾來效於閒
元之至旦夕以冀既在部闕慈予饑渴及入對恭禮有加閒
元請罷捐助停事例重爵祿簡刑罰急親征實聽納散朋黨
上嘉之明日特敕授御營從征東閣大學士兼行在右副都
御史權理院事時方破格用人而躁競者爭以口舌得官閒
元惡之力持資格丹徒諸生錢邦芑言事稱旨特授御史閒
元請改兵部司務帝重違其命意以司務得非軍時言事實
同御史權明年正月駕在建寧閒元以帝外優禮輔臣而事
輒獨斷疏乞罷斥不許已而邦芑復授御史閒元力爭不令
入院諸御史合疏劾之乃引疾予假自是帝出幸皆不及扈
從汀州敗棄家為僧於蘇之靈巖閒元素精內典遂嗣其法

稱善知識者三十年年七十餘而終

章正宸字羽侯號格菴會稽人從學同里劉宗周早以學行著舉崇禎辛未進士選庶吉士改禮科給事中後以事謫戍均州南渡召復故官疏言今日江右形勢視晉宋為更難當事者泄泄偷息處堂自娛兩月以來止聞吏錫鞶矣不聞獻馘聞武臣私鬭矣不聞公戰聞武老臣引避矣不聞敵愾聞諸生捲堂矣不聞請纓如此可曰興朝氣象乎臣愚以為今日宜以進取為第一義進取不銳守禦必不堅比者河北山東忠義響應立寨自保截殺偽官為朝廷効死不及此時雷掣星馳夙夜雷赴使聯絡壁壘倡義申討是麋天下之氣坐失事機者也今急檄江北四鎮分渡河淮與河北山東諸路

齊心協力互為聲援使兩京道通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扼武關以掌隴右隴右士民怨賊入骨髓臨以大師賊不難平乎陛下宜縞素誓師親臨淮上督靈所及人切同仇今乃部院寺司各署不稱行在而工作繁興義者已占陛下志圖偏安天下事變皆生意外將何以待之其言甚切時夥然不能用也而馬士英欲以中旨起用阮大鋮先傳陞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正宸封還詔書言有譽固賢而傳升之弊必不可啟不聽及阮大鋮竟用乃抗疏求去正宸清嚴方正為清流所倚賴其同官沈胤培常言章君不特怒時可畏即笑時亦可畏至是忤貴近轉為大理寺丞實杜其言路也已見國事日非乞假歸明年江南亡浙東奉魯王監國起吏部左侍郎正宸

不受仍署舊官又明年事敗溺水不死自縊又不死以僧服
去不知所終
李清字映碧揚州興化人高祖春芳大學士祖思誠禮部尚
書清舉崇禎辛未進士授寧波府推官擢刑科給事中未年
以工科左給事中出封淮府會國變復命南京進本科都給
事中上言陛下自中州播遷後櫛風沐雨備極辛苦光武之
不忘麥飯豆粥唐太宗之不忘貧衣儉舍皆從安樂憶艱難
以勵儉也陛下以持此自勵則安不忘危侈源塞矣否則竭
用必至多藏多藏必至厚斂厚斂必至煩刑恐全盛之天下
膏血亦殫而況今日乎乞申飭內外廢無用之金玉罷不時
之傳奉勿謂奢小而為之勿謂儉小而不為宗社幸甚九月

言今各鎮自為守土計增設兵馬需求器械曾不忘司農之艱各監局羣為縻用計增索金錢務求華靡曾不顧司空之匱公私交困何以應之乞敕各部察現撥之數通行會計量入為出時廟堂無報仇討賊之志但脩文法飾太平以清於其間亦請追謚開國名臣及武熹兩朝忠諫諸臣加成祖朝奸諛大臣胡廣陳瑛等惡謚又請追封馮勝傅友德為王賜之謚皆得議行然人識其所言非急務也時已尊懿文太子為孝康皇帝清請與興獻帝並祀於別廟而奉孝宗為不祧之宗不聽北朝之陷鎮遠侯顧肇迹等十五人為賊所殺諸勛臣朱國弼等請依殉國難例贈謚廟祭清言肇迹等或禁或拷半嘗賊刃非殉難也同時文臣若內閣邱瑜方岳貢等

何嘗不以拷禁死而褒譏相半祠祭猶懸何獨文武異施乃
已又請裁宮中所用獸炭歲省費千七百金議者因謂時政
雖亂然言官尚有擁惜乎所爭者小無裨大計然清在省中
號為清正嘗陳內治之說言子胥之諫勾踐曰為人能辛
苦何謂辛苦毋荒於觴毋荒於瓊宮瑤臺南金和寶是也引
以規諷時事云明年二月進大理右寺丞請更思宗廟號修
實錄又請修惠宗實錄並允之四月遣祭南鎮及南都失守
歸隱於家以著述自娛閱四十年乃卒
李模字子木號灌溪吳縣人天啟乙丑進士崇禎中由東莞
知縣入為御史巡按真定諸府與分守中官陳鎮夷相劾奏
貶秩出為南京國子監典籍南都既建封黃得功等為侯伯

謂之四鎮樸上言當用立時陛下不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甚至侯伯之封輕加鎮將夫諸將事先帝未收桑榆之效事陛下未彰汗馬之績按其實亦在戴罪科而予之定策其何以安諸將性果忠義必大慰先帝殉國之靈而後可濟陛下延世之賞報聞尋復為河南御史見時事不可為請告還家不復出國變後里居三十餘年而終

喬可聘字君徵寶應人天啟壬戌進士崇禎中嘗以御史出按浙江行部至金華水漲舟阻索挽夫不得蘭溪知縣盛王贊持手版立雨中大聲曰村民方事東作縣令請以身代役可聘立乘肩輿冒雨去而慰薦縣令人兩賢之還朝其所薦大吏以贓敗貶秩三等南渡起掌河南道事數言宜罷廠衛

停燕飲君臣交儆早決大計用光中興皆不省御史黃耳鼎外遷疏訐都御史劉宗周辜違朝士甚衆可聘言宗周正色立朝實社稷臣耳鼎厭薄外轉訴誣善類以暢己私非純臣也請以耳鼎所轉官換臣為之事乃止御史黃澍之訐馬士英也士英銜之入骨而澍按湖廣有穢聲故錦衣劉喬希士英旨劾之章下法司宗周怒喬將救澍可聘曰喬希時相指周也而澍貪亦有迹請行巡撫何騰蛟核奏時謂得體宗周初劾臺臣從賊者三十三人及李沾代宗周欲反其議可聘不可而止可聘長臺班與掌科章正宸特論侃侃羣小憚之乃從戎籍起張孫振為河南道孫振貪橫與馬阮比陵枯出其上諸壞法亂紀事爭先為之臺綱掃地矣左良玉犯闕馬

士英盡撤江北兵棄之可聘與大理少卿姚思孝御史成友
廉乞留兵固守淮揚控扼穎壽而命劉良佐還鎮馬士英戰
手詈之於御前舉朝失色南都失守可聘歸老於家思孝雉
髮為僧思孝友廉俱與可聘同鄉思孝辛未進士在諫垣論
列最多號稱職

金堡字道隱仁和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臨清知州坐事罷十
六年吏部尚書鄭三俊薦其才未及用而都城陷堡南還丁
内艱乙酉杭州失守偕里人姚志卓起兵山中與浙東諸軍
遥為聲援隆武帝立堡入朝陳志卓戰功勸帝棄閩幸楚謂
何騰蛟可倚鄭芝龍不可倚且曰中興天子須馬上成功皇
上先為將而後為帝湖南有新撫諸營至尊親往效光武馭

銅馬故事此皆精兵百戰可得其力若乃千騎萬乘出入警蹕此承平威儀宜且屏不用帝大喜語廷臣曰朕見金堡如獲異寶即授兵科給事中封志卓仁武伯堡以服未終力辭請賜敕印聯絡江上義師從之既至浙中入大將方國安軍諸仕於魯王者詆曰堡已降北來為間諜耳王以語國安國安執堡御史陳潛夫曰堡何罪彼與志卓起兵公所知也今其家且渡江來矣何罪而見執國安曰此乃鄭氏意也因出示芝龍書曰今我縱之去去勿入閩入閩必殺之我不敢得過鄭氏也潛夫以告堡曰我必入閩繳敕印倘中道死於盜亦命耳明年夏再謁帝以敕印上帝欲奪情堡固辭不可芝龍謂且大用也嫉愈甚大學士曹櫻曰上欲保全堡莫若聽

其辭堡以八月辭朝未幾帝蒙難堡流寓他所永樂二年冬詔行在投禮科給事中堡抗直不畏强禦遇事敢言甫授職疏陳八事劾慶國公陳邦傅十可斬並及文安侯馬吉翔司禮監龐天壽大學士嚴起恒時吉翔方倚上寵掌錦衣典戎政一切詔敕符印及奉使四方關領吏兵二部文憑劄付悉出其手氣焰甚張至是頗懼盡謝諸務由是直聲大振諸輕儇喜事及南陽伯李元胤左都御史袁彭年少詹事劉湘客給事中丁時楚蒙正發咸與交歡是時朝臣各分氣類從成棟來歸者兵部尚書曹燁工部尚書耿獻忠吏部侍郎洪天擢大理寺卿潘曾緯通政司毛毓祥太僕寺卿李綺為一類自誇反正功氣凌朝士從廣西扈駕至者大學士嚴起恒王

化澄朱天麟吏部尚書晏清侍郎吳貞毓給事中吳其雷洪士彭雷得復尹三聘許兆進張孝起為一類自恃舊臣强諸人嘗事異姓久之乃分吳楚兩局主吳局者內則天麟孝起貞毓及給事中李用楫外則督師大學士堵胤錫而化澄及侍郎萬翺程源郭之奇以他方人為之魁皆內應馬吉翔外結陳邦傅以自助主楚局者彭年時魁正發皆楚人而湘客以秦人堡以浙人為之輔皆外結瞿式耜內結李元胤以自强然朝權皆歸元胤彭年與同反正倚為腹心勢尤甚一日論事帝前語不遜帝責以君臣之義彭年勃然曰倘去年此日惠國以五千鐵騎鼓行而西君臣之義安在帝變色由是惡之湘客稍通文墨由諸生薦舉入仕受知於式耜為人貪

而狡多智數時魁等動必咨之時魁起家進士為人剛狠使
氣家富而好招權利堡清操絕俗衣食皆資之二人故情好
莫逆然性谿刻不近人情正發依倚諸人聽其指使而皆以
元脩為歸終日聚謀專攬朝政因有假山五虎之號以彭年
為虎頭時魁為虎尾湘客為虎皮堡為虎牙正發為虎爪假
山則元脩本姓賈識諸臣倚之以張威也堡既劾邦傳邦傳
大怒明年正月奏言堡謂臣無將無兵罔濫封爵請即令堡
監臣軍覲臣十萬鐵騎且堡昔官臨清曾受偽命疏至天麟
扺几笑曰道隱善罵人今亦遭人罵耶因擬旨金堡辛苦何
來朕所未悉所請監軍即可集議蓋用杜甫辛苦賊中來語
堡故未嘗降賊見之憤恚時魁因邀言官十六人詣閣訐天

麟曰堡論邦傳即令監軍又論赤永忠若使請其頭亦即與之耶相與登殿大譟棄官冠擲印而出曰我輩不復仕矣帝方坐後殿與侍臣論事聞之大驚諭元脩取還前旨令諸臣供職天麟遂引去而詔何吾騶黃士俊入輔吾騶為元脩所薦既至知時魁等意不屬固辭位元脩强留之秉政數月卒不為堡等所喜交章訴排至八月去堡又劾大學士王化澄貪鄙無物望經筵侍班堡面叱之化澄憤碎其冠服不復入時魁等往往入內閣指揮閣臣擬以意指閣臣唯唯從命湘客尤工窺瞷出則邀功嫁禍閣臣患之請建文華殿於正殿之旁九月告成帝御殿輔臣侍坐擬旨以為常堵胤錫立功湖南其入朝也堡劾其喪師失地而結李赤心等為援張延

晏孫可望使凡面責之曰滇與忠貞皆國仇也厥罪滔天公奈何獨與之昵胤錫失色徐曰我辛苦邊事如君言竟無功耶堡曰勞則有功之於何有朝士多不直之可望遣使乞封王堡以異姓無封王例乞疏力爭及胡執恭矯詔封可望秦王堡即請斬執恭以正國法可望以此怨恨愈跋扈其言多循資格拘小數不能權衡時勢以濟艱難此其所短也其後又劾侍郎萬翱程源吳貞毓等廷臣無不掊擊一月章至六十上是時政出私門爵賞過濫而堡一切引繩批根由是諸臣必欲置之死遂及於禍四年二月駕幸梧州陳邦傅統兵入衛乃修舊怨而貞毓之奇程源萬翱等倚之與給事中李用楫張孝起李日煒朱士鯤御史朱統鑰王命來陳光胤彭

全等合疏論彭年湘客時魁堡正發把持朝正朋黨誤國十大罪上以彭年反正有功特免議餘下錦衣獄瞿式耜聞之再疏申侏上不聽大學士嚴起恆請對水殿不得入跪沙際求免刑程源立御舟側揚言曰金堡即昌宗之寵方新仁傑之表何在二語當萬死蓋早為飛語以憾太后都督張鳴鳳受密旨將因是殺堡乃於古廟中陳刑具用廠衛故事嚴刑鞫之拷掠慘酷堡大呼二祖列宗餘皆祈哀招賄以數十萬計並以充餉獄成堡時魁遠戍湘客正發論贖已而李元胤高必正入朝咸為堡申雪帝意慚解庶吉士錢秉鐙因言堡被刑最劇左足已折相隨止一僕又墮水死安能蹩躠萬里遠戍金齒乃改清浪衛堡移居桂林其冬桂林破薙髮為僧

式邦同敵之死也上書孔有德乞棺殮焉其後二十餘年而

終

逸史曰言路之開至明甚矣高皇帝鑒壅蔽之害故令公卿大夫士庶皆得言事而以封駁糾彈歸臺諫由是其權愈重其始也糾主慝劾權奸達民隱飭綱紀焉盛矣美矣其弊矣朋黨比周假公植私毀譽亂真意之所暱康衆可為堯意之所非周孔可為跖即有經綸才幹之士為國家任艱鉅扞患難者稍拂其意必百計敗壞其功以伸己之說於是賢智委蛇於內將帥鈐束於外使人主眩瞀於是非而莫之適從事機屢失賢奸不辨豈非言路太橫而無所以驛遙哉南中立國之日淺而其風未熄故馬阮得借爪牙於張孫振輩以肆

其虐至於崎嶇兩粤間而五虎之威猶能專執朝命噫可畏

哉宋時臺諫之選常極清流其要在慎擇其人而已矣若開

元正宸諸人皆言路錚錚者也然無救於敗亡金堡之昌言

不諱樹倖讐懾而比暱怙勢以受酷刑悲夫

南疆逸史卷二十八

大興傅氏長恩閣鈔本

南疆逸史卷二十九

烏程溫睿臨譔

列傳第二十五

張國維　朱大典

孫嘉績

張國維字玉笥東陽人朱大典字未孩金華人兩人皆起家進士崇禎朝同以僉都御史出為巡撫國維應天大典山東皆善用兵平寇盜著有勞績而國維廉聲望高遂入兵部尚書大典貪黷為言官所糾落職坐贓國維奉使赴浙江練兵宏光立召還部協理戎政加太子太傅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京口為東輔蕪湖為西輔京師為中輔各設重兵鎮守

不果行及馬阮亂政國維知國事不可為謁告歸大典家居都御史劉宗周令之募兵勤王以除前罪大典乃率兵三千至南京吏部尚書徐石麒言大典雖貪其人材足倚也今河南殘破可令為巡撫練兵卒具援擢立功自効而馬士英以其家富不以賄請也矯旨詰問石麒大典不得已自援於士英始收其兵入衛未幾加兵部尚書總督上江軍務

王師南下帝逃至太平府大典來謁謀幸杭州命大典以兵先發大典乃歸而治兵於家及南京亡杭州亦不守大師遣使者至郡縣徵戶口冊籍姚餘知縣王曰俞棄城遯教諭某奉冊籍迎降以為知縣役治馳道即扶役者譁餘姚人孫嘉績突入縣治鳴鐘鼓斬令以徇嘉績字碩膚大學士如游孫

也仕至兵部職方司郎中宏光起為九江道僉事未赴而國亡當是時

王師所過郡邑官民非迎則走而嘉績猝然發難由是浙東響應國維亦起兵東陽以應之及魯王監國紹興國維大典駐兵金華與閩近亦自通於隆武隆武進大典文淵閣大學士封婺安伯時義兵雲集分汛防江乃進國維少傅賜上方劍以督師八月復富陽九月復於潛樹木城於緣江要害諸營犄角為持久計十月隆武帝頒詔至王惶惑欲退避國維馳入朝令毋宣讀而上書閩中曰國當大變凡為高皇帝子孫或當協心並力誓圖中興成功之後入關者王今日原未假易也監國當大勢潰散之日糾集維艱一旦而拜正朔退

就藩服人無所依閩中難長不及猝然有變唇亡齒寒悔將何及臣老臣也惟社稷是圖豈若朝秦暮楚之徒舉足左右為功名計哉議遂定明年六月江上師潰國維退守東陽及義烏破有勸之入山以觀變者國維曰誤天下士者文山疊山也賦詩三章躍入池中死年五十二大典在軍留阮大鋮與共軍事而金華士庶不容檄數其罪逐之大鋮怒走詣方國安營搆兩軍令之交惡隆武詔解之勿聽而已

大兵渡浙江大鋮迎降願破金華以報新恩初大鋮在金華大典與之閱城至西門大典語之曰此門新築土未堅有事則備禦宜嚴至是大鋮用大礮專攻西門城崩殺戮甚慘以報討檄之恨大典全家焚死先是紹興有金姓者從軍金華

嘗至南鎮祈夢夢鎮臣書一古字於其掌每以語人莫測也

金華曆後收城中積尸每十口共一坎瘞之然後知為古字

之應嘉績後亦進文淵閣大學士從魯王出海至舟山卒於

道隆觀嘉績之舉丁丑進士也其縣令夢嘉績殿試第一名

榜發不驗及嘉績葬舟山適當張信坊下張信者洪武時擢

進士第一名者也

逸史曰國維之撫應天也建蘇州九里石城及瀕湖諸隄修

松江悍海塘而立社學設常平倉蘇人尤德之至今虎邱祠

焉南渡用之一籌不展飄然引疾豈知其危亂不欲同其汚

乎至欲小試於防江危矣大興平登州巨寇有功甚偉然以

大鉞之党而昵之讒搆兩軍以敗國事挾其小諒殘民以逞

非比匪之傷耶嘉績倉卒建義其謀非素定也然魯王則一旅李作卒由之監國事雖不成迴翔海上者十餘年義士依之冠裳勿替則嘉績有以啟之也吾是以附之張司馬之列焉

南疆逸史卷二十九

南疆逸史卷三十

烏程溫睿臨撰

列傳第二十六

沈宸荃　陳函輝

余煌　高岱

葉汝恒　董守諭

王正中　沈履祥

吳從魯　陳九徵

馮元飂　馮京第

沈宸荃號彤庵慈谿人崇禎庚辰進士授行人南渡擢山西道御史初言五事曰破方隅以和臣衷端品望以立臣模礪

廉隅以清臣操殫心力以供臣職息凌躁以安臣分皆識切時事又言疆埸之情形日變臣下之泄沓日深儀文與作粉飾太平黨邪醜正喜讒惡直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阽危也餉現入六百餘萬而淮徐四鎮及督師歲計一百四十萬楚一藩四鎮二督二撫江一督二撫二鎮又京營及京口浦口各鎮歲計又豈下淮徐哉此即小民賣男鬻女有司敲骨剎髓亦未能足非皇上卧薪嘗膽時耶且北望山陵麥飯無展中原河北淪為異域風塵未靖觸目心悲又何暇計及服御儀文之間乎又劾經略王永吉張縉彥言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置總督貸其罪而隆其任恩亦渥矣乃擁兵近甸視賊入京不急依援奉身先竄縉彥以曹郎驟典中樞不念先帝

特達之知而靦顏從賊視息偷生此二人者即加以赤誅亦不為過陛下以封疆無人之故屈法用之自宜奮力功勳洗滌前恥乃逡巡觀望逗留淮海間至今不聞倚戈先驅一矢加敵也因並及總督黃希憲及巡撫何謙邱祖德曹化龍等棄汛逃竄疏入命俱訊治長至日郊天中旨改期明年宸荃言洪範天人感應之理及體元行政之事以明事天不可緩不聽是時朝政日亂而宸荃獨守正不阿羣小無不恨之而掌道張孫振尤甚出為湖廣僉事宸荃之初入考選也有鄉人語之曰公以千金為贄省中可得也宸荃曰我以賄進哉已而其人復來曰公不須行金矣馬相公方收人望但稱門下士可也宸荃曰掃門求仕吾亦恥之至是有吏要以千金曰

部疏雖上從否惟在內閣可以轉移客以其語來告宸荃曰若如吏言我將為吏用矣既而南都亡舉兵邑中魯王擢以僉都御史從王入閩進工部尚書戊子十月與劉沂春並入為東閣大學士明年從至浙海壬辰從至中左所艤舟南日山為颶風漂沒宸荃從亡其父居家為當事齮齕父亦強直不能加害宸荃毋思其親輒吟詩詩罷慟哭聞者莫不憐之

陳函輝字木叔號寒山浙江臨海人崇禎甲戌進士知靖江縣函輝不拘小節好交遊日事詩酒御史左光先劾免之其友人曰子盍亦止酒簡事乎函輝曰昔龐士元非百里才彼雖廢事猶獲大用今吾縣事不廢也友朋詩酒何害於治而左君摭拾小過借以立威子謂我遂無所樹立乎吾聞之君子

志其大者遠也予姑待之反
大兵徇浙江郡縣向附時魯王駐台州函輝走謁王曰國統
再絕矣王亦高皇帝子孫也報恥繼統於是乎在王蓋圖之
王謝曰國家禍亂相仍區區江南且不能保尚何冀乎大事
函輝曰不然浙東沃野千里南倚甌閩北據三江環以大海
士民忠義技勇勾踐所以擒吳稱霸也王若起事足以立國
臣願竭股肱之力奔走後先上以報高皇帝而下盡忠於王
會兵部尚書張國維起兵東陽來迎王函輝乃與柯夏卿侍
王至紹興王監國拜禮部侍郎進禮兵二部尚書國維督師
江上而函輝居中調度其時諸臣皆不習軍旅華衣阿縠相
為誇耀以兵柄授方王二鎮日事爭餉義兵漸散函輝歎曰

大事去矣夫無種蠡之材而有伯嚭之佞何以能久明年防江師敗從王出亡半道阻亂兵與王相失返台州之雲峰入丈心僧舍賦詩十章自沈死年五十七

余煌字武貞號公遜會稽人天啟乙丑進士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崇禎時歷官右庶子以與修三朝要典不得大用煌事親孝登第後猶循伏受杖家居不以事干瀆有司邑中大利大害則言之魯王監國擢兵部尚書時內閣田仰與義興伯鄭遵謙爭餉兩軍格鬭喋血禁廷煌至叱之始去乃申嚴軍紀將士稍戢諸臣競營高爵請乞無厭煌上言今國勢愈危朝政愈紊尺地未復戰守無資諸臣請祭則當思先帝烝嘗未備請葬則當思先帝山陵未營請封則當思先帝宗廟未

享請蔭則當思先帝子孫未保請謚則當思先帝功烈未昭
時以為名言舟山將亡師曰本煌寄書黃斌卿止之江濆失
守王航海有欲拒城抗守者煌以為徒害民生不可大開諸
門任其避難由是一城獲全煌賦絕命詩投城東渡東橋下
久之浮於水面猶未死曰忠臣不易為也復奮力自沈而死
高岱字魯瞻號曰浦會稽人崇禎時武舉也魯王召為兵部
主事及紹興失守慨然曰上恩厚矣國家文武異途重文輕
武呫嗶小生持議廟堂而戮力疆場者指為粗人以致寇盜
充斥不能抗禦神州陸沈職是故也我本武學投是末職偏
側搶攘無益毫髮尚不能以一死報國乎劉戴山吾鄉先正
也吾當師之即絕粒其子諸生朗亦氣節士日夜守之岱閱

八日不死而雜髮令下朗泣辭其父曰大人決志棄世兒願先往泉下掃除岱瞠目曰有是哉若乃能先我朗衣冠泛小舟紿舟子曰我欲禱神亟駕出海視去岸遠北面再拜躍入海中舟子急持之嚙其臂掣巾而下岱聞笑曰兒果先我自是不復言又數日卒其同邑葉汝蘐字衡生庚午舉於鄉浙東建國與岱同官主事每會食相與抵掌言忠孝事聞變出居桐塢墓所岱送之曰君殆隱於是乎曰非也我無城守責死於墓耳與妻王氏偕赴水王氏被救次日復死之

董守論字次公鄞縣人漢孝子永黯之裔也天啟甲子舉於鄉七試南宮不第文行甚高與翁鳴業姜思睿齊名所謂浙東三儁也魯王監國召為户部貴州司主事當是時孫嘉績

熊汝霖本首起事然皆諸生不知兵乃迎方國安王之仁投之軍政凡設原營兵衛軍俱隸之孫熊所統惟召募之衛卒田兒數百人方王兵既盛反恐當國之參決而分餉分地之議起分餉者正兵食正餉田賦所出也方王主之義兵食義餉勸捐無名之征也孫熊諸軍主之分地者某正兵支某邑正餉某義兵支某邑義餉也王令廷臣集議方王司餉者皆至殿陛譁然守諭叱曰諸公起義旅而咫尺天威不守朝廷法乎乃稍退戶部主事邵之詹議紹興八邑各有義師專供本郡以寧波給王藩金華歸朱閣部五府歸方藩守諭進曰諸臣議皆非也夫議餉者雖有其名不可為繼以之餉義兵名存實無即皆潰耳臣司芜庫請以一切正供悉歸戶部數

兵而後給餉畫地而後酌給之先後方王雖不從然其議正
無以難也之仁請稅漁舟守諭曰今日所恃者人心且漁戶
已辦漁丁稅矣今編舸苛求民不堪命雜販小戶且不自安
人心一搖國何以立王乃止之仁又請行稅人法塞鄞之金
錢湖為田而凡大戶之祀田官賣之以給軍三疏皆下部議
兵士露刃其門以侍覆守諭不顧力持不可之仁大怒謂行
朝大臣尚不敢裁量幕府戶曹小臣敢爾沮大事耶乃上言
得孔軻百不如得商鞅一得說仁講義之徒百不如得雞鳴
狗盜之雄一因檄召守諭至軍將殺之王不能禁陰令避之
守諭慷慨對曰司餉守正臣分也生殺黜於主上武闇雖悍
將何為者桓溫劉裕雄才鉅略亦托言晉陽之甲不敢以一

檄擒執朝臣臣當歸死王前聽武寧以臣血濺丹墀耳於是
舉朝皆憤怒曰之仁反耶何敢無王命而害錮臣之仁卒迫
大義而止明年莊烈帝大祥守諭請朝堂哭臨三軍縞素一
日升經筵日講官兼理餉事及六月
大兵渡江魯王航海守諭不及從浮沈閭巷異時以舉人入
仕者皆出復就公車守諭獨杜門著書而張肯堂之死也其
孤以俘入求還里有司徼狀於縉紳莫敢應守諭歎曰忠裔
也可使莫助乎入言於監司監司驚曰公素高節今何勇果
立聽之卒年六十九同時有王正中者字仲搗直隸保定人
崇禎丁丑進士投長興知縣國變流寓紹興魯王以兵部職
方司主事召攝餘姚縣事時軍旅猝起公私赤立市魁里正

得一劄付則入民舍括金帛甚者係累之交錯道路郡縣不敢問正中率所練鄉兵赴任既視事令各營取餉必經縣稟品嚴督虞以應否者以流論民間稍靖總兵陳梧敗於嘉興渡海掠餘姚正中遣兵擊殺之行朝忌者劾正中擅殺大將黃宗羲言於王曰梧之見殺犯衆怒也正中何罪乃止時諸將張國柱田仰荊本澈各率兵先後過餘姚江舳艫蔽空畏正中令嚴不敢犯其後國柱從定海復入縱兵大掠百姓洶洶正中單騎入其軍呵止之國柱遂不得志縣人倚正中如嚴城馬陞監察御史喜星象律呂象數之學嘗進監國魯元年大統歷浙東亡隱山中貧甚賃田以食佐之糴卜丁未八月卒葬山陰

逸史曰越城監國其君臣本無大略而授成於悍帥民之苦兵甚於盜也藉非董王諸臣力摧其鋒擁護孤弱民之塗炭豈能懸一歲哉雖無係於亂亡然支持一時民即受一時之賜矣

沈履祥號復庵慈谿人崇禎丁丑進士知侯官甌寧二縣宏光立上治平安務又上責成疏頗見採納浙東授御史督餉台州台州陷走谷中投山得之殺於野其弟求屍得其首於桑園山得其身於亂屍中以服帶可據也紉而合之

吳從魯字京堂山陰人萬歷丙辰進士累官川湖分守右參議監國時出為通政司右通議城陷絕粒以死年已八十矣其兄從義先以長安知縣死難從魯聞命曰吾恐有愧於吾

凡也謚襄愍
陳九徵字青霖會稽人崇禎朝以國子生考授中書舍人司
誥敕同里劉宗周倪元潞兩公咸器重之時方多難上臨朝
輒歎內外文武不得人九徵盱衡當世之務欲有所建白又
自念官卑不敢前則走兩公所昌言之冀陳於上兩公時有
所採焉甲申之變選邸舍勛戚文武大臣多為賊得逼金錢
拷掠死九徵以貧得免於難走南都復職乙酉江南陷乃返
會稽魯王監國以前資陞翰林院提督四驛館太常寺卿其
明年紹興復破航海從魯王於昌國嘗自言國破君亡一身
三匹馬當倉皇奔竄時神鬼哭嚎沙石揚蔽積嚴遍山野鳴
弦露刃者相接於道方半夜昏暝不辨徑高下攙前行行墮

畦泖中悤逡巡前且卻路無津梁水深上至膝褰裳以渡往往足趾俱裂面目黧垢僵仆相從有至死者屢脫虎口志氣不衰嗚呼可哀也已在昌國上言太常主祭祀臣職也夫所貴乎有國家者以宗廟神靈祫禘不廢以妥以歆故也昔少康以一成一旅起克延夏祀至今稱之今從荊棘中具朝儀如禮闕僅爲君若臣計哉而高廟列宗曾無要神之所典禮荒廢無以上慰在天之靈下係臣庶之望臣甚懼焉疏上禮部尚書吳鍾巒題其議始創宗廟如故事久居之昌國破朝士多死無一人肯降者九徵走城北古松庵匿佛像後兵士夜至燃炬火四燭照以刃逼掠壁柱間竟得不死脫走鄞之武塘數月聞定西侯張名振兵部侍郎張煌言有艦數百在

某島中浮輕舸赴之遇颶風以死其友錢塘蔡秋宗為之傳夫不死於燕都李闖之刑又不死於金陵昌國之亂幸而得身脫矣不已至於再且四宜若可以已矣更何所求而間關忍死竟同於崖山之一覆較之劉悅二公之殉國無以異也兩公之器重之也有以也夫

馮元飂字眉仙慈谿人太僕卿若愚之子其兄元颺元飈海內稱大小馮君者也崇禎朝元飈以僉都御史巡撫天津元飂為兵部尚書寵任優渥甲申俱以病致仕及聞京師變力疾至杭相繼卒元飂癸未以五經成進士痛二兄之未及為國臣難而死也日常流涕謁選南都授兵部職方司主事魯王監國以馮氏巨族甲第多起其宗人敬舒為兵部右侍郎

起倫為工部右侍郎家楨為大僕寺卿崑為行人元颷累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馮氏一門冠蓋盈路紹興潰元颷與同里御史沈宸荃沈履祥等從之入海往來浙閩之間督舟師克復濱海州縣與有勞焉未幾俱不守愈憤悶竟卒於海舟起綸已前死賜祭葬謚端簡敬舒歸里栖止坡園杜門不與世接有同年生為海道造廬請謁終不見善大小篆摹秦漢圖章世共寶之方元颷之在兵部也元颷以計偕讀書其邸懷宗使校尉偽託參將以精金數瓶幣求雲總兵元颷見而叱之次日元颷入朝上謂曰御家好一三相公惜乎丁時末造天命已傾雖有志略無所復施然盡瘁艱難之中瀕死不悔亦不媿世胄矣

馮京第字際仲元颿族兄也歲貢生文思敏贍雅負經濟大略其兄元颿廵撫天津召掌書記南都之亡與同里諸生袁應彪字文虎起兵會吳易軍於太湖攻湖州魯王授監軍御史湖州兵敗間行入四明山與王翊王江合軍屯杜嶴應彪則與吳全明屯奉化當是時諸豪擁拒山寨千里之間屹然相望保障內地故魯王諸將得以舟師攻掠瀕海守正率文武衣冠相萃聚焉始周鶴芝之乞師於日本也撒斯瑪王已許之矣將發而見阻於黃斌卿至是京第說斌卿曰宋之末也張世傑陳宜中不嘗借兵海外乎今日本慕義許以兵靖亂何害斌卿乃資之往遣其弟孝卿佐之至島而其王方與鄰國搆兵不得入京第朝服哭於舟會其使臣方行部聞之

請於大將軍乃館京第議發兵京第先還留孝卿隨軍而孝卿日狎官妓忘國事大將軍輕之遂止不發己丑冬張名振疏請再乞師王復遣京第往賚普陀山慈聖李太后所賜藏經為贄其王聞之大喜而閩船中有被逐僧湛微與焉則大驚拒不受乃載經還事具周鶴芝傳京第歸山寨庚寅九月大兵將攻舟山先遣軍破四明諸寨京第與應龍俱見執殺於寧波

魯王之亡也王之仁入海而敗將自沈既而曰吾死此孰知吾節乃立旗幟鼓吹張蓋入松江

大兵謂其降也獲至金陵衣冠大袖肩輿而入都人聚觀總督令易服薙髮笑曰我握兵柄爵通侯謀人國事而無成死

國分也然葬於鯨鯢身死不明後世青史何所徵信故就此
求死所耳乃欲以是汚我耶遂見殺嗚呼烈矣而論者謂其
始降終悔並沒其節亦大苛矣余是以憫之附之魯臣之末
焉
逸史曰魯王之事無足言者其在浙東閩有君矣其在海上
粵有君矣所惜者諸臣故國舊君之思依依不釋閩粵相從
不避險阻與宋之張陸有同烈焉然諸臣亦多雜爭事魯唐
其專心於魯者若張煌孫錢而外惟宸荃以下數人焉跡其
才略亦不能有所展布然蒙難而能正其志有足悲者是用
誌之

南疆逸史卷三十